

聶格卡脫

新格卡脫探案

丙午年十二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譯述者

吳門吳子才

印刷者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社活版部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社總發行所

分售者

各省書局



聶格卡脫偵探案之一

吳門吳子才譯

銀行主人被殺案

警察長奧勃林詢偵探聶格卡脫曰。此事若何。聶方探囊取火柴。燃煙。啣於口。身倚坐椅。徐對曰。吾亦不洞悉其底蘊。但……言次。警察長微笑曰。以君之才。已將偏而斯捕獲。乃仍被其逃遁。吾甚驚奇焉。聶格卡脫曰。誠然。吾自己亦莫明其妙。奧勃林曰。彼之逃遁。豈君未知耶。聶曰。吾實未知。奧勃林曰。請君將其事顛末。略以示吾。聶曰。此爲昨晚之事。吾散步街衢。驟見一少年。匆匆由前面奔來。其狀似爲人追遂。吾駐足觀之。彼少年者。卽叟福街銀行主人惠姆備而盾之子法蘭格也。喘息既竟。語余曰。家父方入賬房檢賬。而今失其踪跡。吾姊遣吾速延君相助。尋覓家父云云。想君必知密斯忒備

一之案探偵脫卡格聶

爾盾之居宅。適與銀行賬房相對。其間僅隔一小路。如欲入賬房檢賬。則必經過此小路。事之起因。頗爲奇異。備而盾未穿外套。首不戴帽。足拽拖鞋而去。其女奧立武。坐於賬房對面書齋中。未見其父出賬房。然則備爾盾之出路。必非經此小路可知矣。吾於是憶度之。殆爲冒充友人來訪者所害。而此冒充友人之兇手。除現在紐約克社會中巨奸備而斯之外。無其人矣。乃決爲被備而斯所殺。而藏屍於銀行中也。憶決既定。卽往查其一切現象。果不出鄙人所料。於是遣溪克推姆。彙派斯單三夥。分路尋捕其人。當夜卽覓得備而斯於美逮森愛物紐之一宅中。叩門而入。吾以一切尋獲之證據告之。彼悉數承認。時夜已深。卽逮捕之。暫留敝舍。擬翌晨送至君處。天旣明。彼語吾欲往見奧立武一面。吾見其無惡意。卽允許之。繫之同往備爾盾家。抵門偏而斯出名片授閽人曰。吾欲訪密斯奧立武。速請彼出見。吾儕入書齋待。

之。吾見奧立武將出。卽械偏而斯之手。彼殊不抗拒。僅向吾微笑。適吾於他處。亦有要事故。將同伴溪克遣往辦之。推姆棄則往。又一處又遣派斯單往僱馬車。欲載偏而斯至君處。故屋內僅予一人與密斯奧立武談案情。偏而斯坐於旁。緘默不言。眉目間顯冷笑之態。驟聞門鈴大響。奧立武急出外。啟門。吾自椅起立。行近火爐。仰觀壁上所懸圖畫。正贊賞間。忽背後有重物猛擊吾頭。顧卽昏暈。不省人事。及蘇後。張目四顧。見派斯單屈膝於吾旁。呼喚不止。余身仆臥於爐旁地板上。吾遭此一擊。受傷頗劇。現在尙覺疼痛。擊者之意。必欲斃我。命於彼杖下爲快。吾既起立。見偏而斯已不在。奧立武亦失踪跡。不知其或爲歹人所劫。抑爲同謀。故隨之而去也。所異者。閹人亦遭重擊。倒斃於地。據派斯單云。彼既僱馬車而歸。見大門洞啟。絕無人跡。心已疑之。徐行入。將近書齋門。見閹人之屍仆臥地上。及入書齋。見吾橫倒於爐旁。

深爲驚愕。而偏而斯之手銬置於桌上。仍關鍵妥貼。殊不覺其蠶蛻而出。殆用鑰匙啟出者也。憶吾駐觀圖畫時。殊不聞背後聲息。其爲偏而斯自己所擊。或爲叩門而入者所擊。亦莫能辨。出詢四隣。則以祇見吾儕數人出入爲對。絕不見他人踪跡。又詢之其餘僕婢。則彼時電鈴之聲。亦未嘗聞。殊不覺有何動靜。計吾被擊時。至派斯單僱馬車而歸。約相去三十分鐘耳。現在所欲告君者。卽歹人非惟未捕獲。又被擊斃。一閹人失踪。一奧立武矣。想偏而斯之逃逸。既不稍留形跡。又不知其逸之之術。且非僅一人尙携奧立武偕行。吾任偵探以來。實未嘗遇此有手段者。今日之事。誠生平第一之大失敗也。噫。警察長君於案情。自必熟諳。不知有何法助余。警察長曰。此案竟如水月鏡花。難以捉摸。鄙人才拙。亦覺無計可施。聶格卡脫曰。雖然。以鄙意度之。事雖難。尙未至難。彼銀行主人雖已謀斃。而銀行固如常交易。爾時方上午

十一句鐘。出入之客。不可勝數。若云偏而斯。携奧立武同逸。而不爲人所見。吾終不信。警察長曰。然則君之高見若何。聶曰。吾憶度之。彼奧立武必鍾情於偏而斯。願以身嫁之。趁吾昏倒於地。閤人擊斃之時。二人必相偕逸去。警察長點頭曰。此理或確。聶曰。此外吾無事可告君矣。警察長曰。聶君。爾已忙碌一晝夜之久。盍少休。聶微笑曰。一晝夜須二十四句鐘。計法蘭格之就吾。在昨日五句鐘。現方一句鐘。然則僅二十句鐘之勞耳。警察長曰。君嘗再往美逮森愛物紐之宅中。尋捕否乎。聶曰。爾時吾急往該處尋捕。然已徒勞。巨奸已逸矣。吾於是傳電話於甲必丹屈蘭海。囑其防守偏而斯之宅。待其歸家。即可捕之。但屈蘭海回電曰。不見偏而斯踪跡。警察長曰。豈君到其宅中。勘查亦絕無踪跡乎。聶曰。然。奧勃林曰。然則君胸中有他意見否。聶曰。吾之智力。竟爲其一擊所頽。現在殊覺爲難。警察長曰。君勘案到今。吾亦從未見

君如此失敗不利者也。聶曰：時勢變遷，案情之難易，不可同日而語。昔日之案，如在掌握間，勘之操券可得。今日之偏而斯，狡黠出衆，羽黨頗多，擊之如長山蛇，首尾相應，實難以措手焉。雖然，吾實告君，吾誓必尋得奧立武，始肯釋手。又須捕獲偏而斯，置之於法，倘不目睹其受刑，吾必與之勢不兩立也。奧勃林曰：以君之才，豈不能捕此小賊？茲特一時之錯失耳。現在偏而斯之僕，吾儕已逮之於獄。君欲有所詢否？聶曰：否，吾決其必無補於吾。以偏而斯如此狡黠之人，豈肯於僕役之前，稍露聲色乎？今吾無事再談，即當告別。於是聶格卡脫與警察長辭別，歸家獨坐書齋，默然思索，約逾半句鐘之久。一僕叩門持書入，呈於聶格卡脫曰：主人送信者，今待於門外，言畢侍立一旁。聶將書展開觀之，則其上字跡不連，亦未成句，但云：

「犯人——偏而斯——見君傷——甚——懼——馬車——一隅——危險——意外二

人——女子——蔽面網——岸——海岬——救吾——與——備

聶格卡脫察其字跡。知作者握筆之時。異常驚怖。手腕顫動。不堪言狀。觀其紙。縐紋無數。可知其書畢。卽團於手中。反其紙而觀之。則見有『拾得此紙者請交於偵探聶格卡脫』十四字。聶卽將其字反覆細觀。既而曉其信中之意曰。

今吾爲犯人偏而斯所幽閉。吾見君受傷甚劇。深爲恐懼。現在被閉於馬車之一隅。勢極危險。爾時有意外二人來救偏而斯去。車中尙有一女子。面蔽以網。以意度之。彼等將帶我過海岬。登長島之岸。君見此紙。卽來救吾。

奧立武備爾盾上

聶自思曰。此事諒必不出如是之外。因命其僕喬才甫曰。往邀送信者入。須臾見一衣衫襤褸。狀以工人。徐徐行入。聶詢之曰。此紙爾於何處拾得。此人

一之案探偵脫卡格聶

曰。在第七十二條街。稍東之公家花園左近。拾得聶曰。約在何時。曰。一句鐘前。吾拾得後。卽來君處。因未僱車。乃步行而來。故覺稍遲。聶曰。然則爾何以知吾居於此地。曰。吾有一次偕友經過此街。近君門首。友人告吾曰。此爲偵探聶格卡脫之家也。吾所以知之。實偶然耳。聶曰。然則此紙上之字。諒爾已經閱過。曰。然。吾可用四國文字讀之。吾非平常之工人可比。亦嘗受高等教育。聶驚奇曰。有如是乎。然則爾何以一貧至此。曰。密斯忒聶格卡脫。此則君不必置問。蓋一則此事無與於君。二則吾之境。地於君之查此案絕無關係者也。聶曰。爾言甚善。今以五元鈔票酬君之勞。君其願受吾曰。吾之來意。本爲此物。豈有不願受之理。聶卽以鈔票授之曰。善。然則爾可取去。但吾尚有數語問爾。且少待。工人曰。諾。君不能詢及吾事。聶曰。爾名爲何。曰。知吾名與君無益。況吾亦已自忘其名。蓋大概人以學士稱吾。而久不道吾之名矣。聶

曰。然則請爾語吾以得信時之情形。曰。吾適自公園之西首向東行。經過第七十二街。欲入第五街。忽有一氣車自吾身旁衝過。吾急避之。瞥見一女子之臂伸出車窗。擲一紙團於外。吾卽趨前取之。展觀其字。知欲投於君者。吾故不憚跋涉而送至府上。聶曰。爾僅知如此乎。曰。然。聶曰。爾見氣車上有幾人。曰。二女子三男子。聶曰。然則爾尙憶彼等之狀貌乎。曰。不能也。蓋此車過時極速。吾閃身間。車去已遠。莫能辨其人之狀貌。聶曰。然則此車之速已達極點矣。曰。誠然。鄙意度之。此車一句鐘當行三十英里。聶曰。爾見車中人之坐次若何。曰。二女人與一男子坐於後層。而其餘二男子坐於前層。當駕車之役。聶曰。爾試以彼等大概情形告吾。曰。頃已語君。此車來極速。吾急避身不及。觀車中之人。但吾見女子之手擲出紙團時。車內更有一手將其拽入。聶曰。然則該女子擲出紙團之事。車上人必已知之。曰。是。但彼等未

嘗停車。來拾此紙。僅見其車畧緩。卽風馳電掣而去。聶曰。試再述其情形。曰。車上人皆戴禦塵之黑眼鏡。吾實不能辨其貌狀。故無言可述矣。聶曰。諾。該人又接語曰。車上人之或黑或白。或壯或少。吾皆不能辨晰。聶曰。爾於人之狀貌。雖不能辨。但此氣車之形狀。爾必洞悉也。曰。誠然。此車頗廣大。而漆以綠色。似見其車名爲惠叻登。聶曰。由此觀之。君於氣車一道。必熟諳者也。曰。然。吾固畧知一二。聶曰。此車離君後。向何方行去。曰。向北方。聶曰。爾知其所來之方向否。曰。吾知之。此車過後。吾見其輒跡。乃自公園之大門而來。聶曰。如此。彼自南來。但爾時。君更見有何馬車在彼處否。曰。見之。但此車向南去甚速。吾殊不留意。聶點頭曰。固然。想爾亦見駕車者爲誰乎。曰。否。吾未嘗寓目。聶曰。吾聞熟諳氣車者。車來雖遠。卽能識別其種類。如駕馬車之御者。見車之形。卽能知其所屬。然則該氣車。若再爲君所瞥見。吾知君必能識別。

之矣。曰：誠然。聶曰：君抑由其顏色而識之。或因此車有特別之狀耶？曰：此理不可以言喻。惟吾確知再見此車必能識認。聶曰：然則吾給君酬勞費。君肯爲吾將此車尋出否？曰：謹唯命。聶曰：爾能許吾從今後逕往尋車，不任他事，以至尋獲乎？該人躊躇片時，即將五元之鈔票授還。聶格卡脫曰：君試取之。則吾肯允許焉。聶詫曰：爾之命意何也？曰：此五元君可爲吾暫藏之，以待吾之盡此職任。吾現在祇取洋壹元，倘欲應用，再來君處領取。聶曰：爾何不盡數取去？曰：密斯忒聶君有所未知。鄙人酒癖頗重，儻此五元盡數取去，則吾必往酒肆暢飲，不至酩酊大醉，盡傾其囊，則不止如此。豈不有誤？重托今吾領取一元，則僅可飲酒二次，務必再來君處領洋。於是來往既頻，或可在途次遇此馬車也。尙憶車中擲紙團之女子，其形態亦畧能知之。聶曰：吾想君必誠實可靠。曰：然。君將氣車之事委諸鄙人可也。聶曰：吾固信任君，但君云

聶格卡脫偵探案之一

尙能憶女子之形態。不知可惠示一二否。曰：該女子容貌美麗。絕似吾所熟識之女。聶曰：君熟識者爲誰。曰：請君原宥。此語吾不能奉告。吾未讀此紙前。已知其必遇大險。又讀其字跡。乃確信而不疑焉。聶曰：善。君其盡力行之。倘君來時。適吾出外。則君可向吾僕喬才甫取之。吾預命其給君也。曰：密斯忒聶格卡脫。君勿爲易易之言。不知君究信任吾否。聶曰：否。觀君爲人。雖數百元之款。吾亦信君。倘君爲吾竭力而行。勿患將來無厚報。君之境地。或可稍勝於今矣。曰：謝君見惠。余卽告別。聶曰：然則學士務須常來報吾佳音。對曰：諾。言畢。卽與聶格卡脫告辭而出。豈知一去之後。光陰荏苒。偏而斯之案。雖越五日。尙無頭緒。在此五日中。聶格卡脫及其同伴。與警察長所派諸警察。徧城搜索。終覺杳然。不得踪跡。聶乃語警察長奧勃林曰：偏而斯之狡黠。實勝我百倍。吾查數日。僅畧得一事之端倪。警察長急問曰：查得何事。聶曰：偏

而斯自銀行逸出後。先到其家。蓋吾勘查其房中。絕無緊要物件。可見預防吾之捕彼已久矣。警察長曰。誠然。君言固中的。近日爲君查氣車之人。若何有消息否。聶曰。彼尙在尋查中。未聞一消息。警察長曰。君意其果能尋得耶。聶曰。吾信其或能查得。警察長曰。聶格卡脫君。吾有又一事縈心。欲君……聶急止之曰。請君勿以他事告吾。偏而斯之事。吾已棘手。何暇兼及其他。警察長曰。諾。君意度之。現在奧立武之境地。若何。聶曰。吾不能預科。但奧立武之境地。雖極危險。偏而斯終不致傷彼之命。警察長曰。何故。聶曰。偏而斯頗鍾情於奧立武。且彼擬承接奧立武之產業。警察長曰。聶君。以吾思之。偏而斯與奧立武。殆乘輪至海外矣。聶曰。吾意尙不然。蓋偏而斯居於紐約。克實不願遠離。且吾已遣溪克守海濱。已越五日。並無私家船出口。警察長曰。然則此人藏匿何處。聶曰。吾若告君。諒君必受驚不小。警察長奇駭曰。受驚乎。

一之案探偵脫卡格聶

君試言之。聶曰：吾想偏而斯必每日在紐約克城中泰然往來街衢而吾與君必晤二三次矣。警察長曰：聶君此言殊未確。聶曰：何故？警察長曰：彼或能以假裝愚。吾豈能以假裝愚君哉？聶曰：誰謂彼愚君耶？警察長曰：其能愚吾與否？吾不待辯。然吾確信其終不能愚君也。聶曰：請示其故。警察長曰：此易事也。君爲假裝中魁首。凡爲假裝者又豈能掩君之目而不爲君覷破乎？聶曰：但……警察長接語曰：請先畢吾辭。君可與吾偕行街衢。倘遇假裝之人。君可指示吾。吾若疑而捕之。則君必知吾所言之不謬矣。聶曰：誠然。吾固具此本領。但百人中吾雖能窺破其九十九人而往往適值第一百人或不能窺破。則奈何？況偏而斯之狡滑迥異庸衆。安知其非所不能窺破之第一百入乎？余強有力。世上卽有強於吾者。余善假裝。世上更有善於假裝。適使吾不能窺破者。警察長曰：君言亦近情。吾言君未曾受人之愚也。聶曰：否。